

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

皇明崑山人物傳

李同芳

李同芳字濟美父棠勤修孝友之行明經術里中稱長者號懷石先生先生夢大士以香巖童子相與生公公生而嚴正有度讀書一覽都盡無所遺失弱冠馳聲黌校間雅自負然莫能窺其際戊辰用天子覃恩貢入太學名高兩都爭幣聘經人師即脩脯必劑

量日月不苟受祭酉鄉薦讀書若鄧閭山人聞履
聲輒能識公庚辰舉禮部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嚴
尚書清器重之問所平反嘆非筮仕所及甲申遷禮
部祠祭司時江陵在政府王司寇篆諷公以文贄公
謝無有司寇拂衣去乙酉陞員外主湖廣鄉試丁亥
陞郎中故事儀卽缺必以祠卽調公力讓俸深者王
客卽某婦德不可公徐曰卽吳人也婦德悟聽公讓
祠卽領大典禮公廩廩奉職雖聖母介弟椒房特寵
請乞一無所問戊子上覆閱壽宮有旨照丁酉例例

載幸西山儀注費鉅萬公曰禮官不止游幸更導之
耶爲削去煩例上之已丑陞浙江提學副使浙人文
甲天下多貴游公惟文是視不問主名四明嘗與公
牘有云此仲父所以服伯氏孔明所以泣廖立也壬
辰陞湖廣荆南道叅政清澧州浮糧三千石郤標兵
操賞餘銀三百六十兩止征播調發萬人雪冤辟張
福祖等七命其詳載澧志公亦自謂無悔于心乙未
陞貴州按察司按察使黔酋安某白公請與太守班
見公叱之出班戶侯酋又請還新貴縣授甲襲伍土

官公片言折之不敢仰視亡何其庶孽安國貞以困辱來歸公又請當事者却之曰蠶叢魚鳧猝難顧化其後國貞跳入西川父子讎殺屠及多命當事者服公遠識焉丙申改調補廣東左叅政壬寅陞本省按察使會鑛稅兩璫在事飛而食人制府手璫揭令公酌處公曰道受院檄不受璫揭制府色變目公良久曰居官嶽嶽不當如是耶自是稅額小減語具粵志中而是時新會令以附會激變從化弁以募夫撓商公皆調御之母使滋蔓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丁未

陞左公按籍嘆曰杼軸其空如二東何首鉤枝登萊
屯以抵兵餉歲減編可數萬次立常平法捐俸薪贖
鍰下歷城令買穀可數十萬石乙卯大饑民賴以濟
壬子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會福藩請賜
土田公奉嚴旨按視曰民以食爲天又荒落之後而
奈何奪民田以共邸業義不可即割湖墾荒田賜之
而荒田賠稅民必不堪昭陽湖係國家運道墾可割
耶力持不報予告免或語公例故舉薦公笑曰身
隱矣焉用文之爲吾門植桃李盛候問哉飄然解組

而歸杜門却掃寂寂如寒素時小有登覽必問故所
與游通情款嘗過鄧尉山上行春橋望青芝樹色追
想當年同社諸人皆穎脫爲大官然無在者慨然久
之公無聲伎之好然遇歌舞曲不得誤每上食子胤
昌必拜或諷公家居省禮公笑曰父黨無容不聞無
禮年餘八十神明湛然每閱一書必焚膏繼晷盡帙
乃罷子胤昌萬曆庚子解元辛丑進士

論曰中丞公性至孝痛母夫人不逮養即贈公逮笑
不渝年卒中心傷之故嘗捧黃爲孺子泣教製金緋

翠翟焚之路人悲愴今與昔未有也其敦手足之愛
施及三世訪故如不及施于有政豈顧問哉贈公履
事呂祖得仙術中丞知之至今荅嚮如平生交君子
曰是惟無神仙則孝友者是耳中丞與先貢士約兄
弟先貢士歿十年不入予里入必紆騎行後呼予言
豐豐竟日曰吾曩者服官如三日新婦閉車中不得
動轉今吾與子談理不談事不妨盡臆言之矣

馬玉麟

馬玉麟字德徵蚤慧勤學甫六歲從贈公龍光宦滇

南見永昌守弋中和長揖不拜試之對應聲而就守
目矚良久曰玉光劍氣看眼自知二守唐時卿請與
其子學日見器重十八補縣諸生耿御史定向目異
之己巳御史周弘祖視學江南擢第一庚午鄉薦丁
丑登進士第聞贈公訃奔還先是公大父修亭嘗不
善于族梟涑涑居甫里號軍四故嘗欲螫贈公贈公
偶過甫里卒爲所螫病死公歸里第哭幾絕衰麻扶
杖往白都御史胡執禮觀察王叔杲許復之甫里故
隸長洲而是時長洲令李堯民于公稱私泐士爲公

盡不日而復兩世之讎公慟哭曰痛乎吾父忍死待
捷未四月得罪首即見吾父地下不恨矣服闋授工
部主事視閩南旺巡視泉脉啟閉惟時又以其間登
泰山觀雞鳴日出偕汶濟諸生于若瀛戴堯天李燦
之徒懷古賦詩稱吏隱辛巳大旱河水漸流張秋告
竭公念漕計南旺正與張秋等姑與之券三日而漕
使者不懌有蜚語上聞卒無能相中公又以其餘力
築高家堰坎河口至今德之壬午持母服歸甲申復
補工部視榷南關滿一歲陞營繕司負外郎奉詔修

卿雲宮中貴張進者與公俱廉公清慎狀故大其事
意欲有所上下公溫言諭之六越月事竣費不過三
萬四千前此未有也壬辰陞雲南叅政三月罷免關
鷄適園城西飲酒賦詩圍棋盡日達夜無倦色非公
事不入公府或曰公自爲童子時其詩已成帙云

論曰叅政公服御不渝諸生不取敝圍棋不問晝夜
不取達飲酒談笑不可止不取醉仕宦不至卿相不
取矯俗言衝于口吐之多逆人不取直斯亦質任自
然矯矯於巧拙毀譽之外者矣叅政游武林海上獲

島夷千人將磔之然無寸鉄叅政語方伯史繼辰曰
風厲不得泊耳方伯卒釋之蓋其仁心爲質又類此

張棟

張棟字伯任長身秀目光爛爛射人正容談事能以
簡摧縱切事理聞者竦服然不喜摘人隱過遇事乃
發無所避就嘗翫骸諸生間却立注視同舍生多戢
影避去萬曆丙子鄉薦丁丑擢上第選授新建縣知
縣新建故巖邑臺司旁午供億不支公戴星視事無
註誤而民不苦騷理冤釋滯又廉其一二軋黠者榜

諸市而笞之重者至死邑人震懼會清田議起率父老躬行相視按則壤列上中下三等可久無弊事載南昌志中癸未徵入爲工科給事中耦詣政府論事嶽嶽政府改容良久意不深然之乙酉受勅典試西粵西粵稱得人于斯爲盛既報命巡視厰庫立科部互稽之法會慈聖宮成賜白金文綺丙戌陞右丁亥進刑科左給事中條議荒田改折白糧徭役改折之議即賜施行爲東南永久之利而白糧帶解未蒙覆允蓋政府實持之公嘆曰吾吳民也吳民運白糧破

產相繼母寧軍受腳價之利而民免領運之勞于計甚便然如政府何遂移疏引疾歸養其老母甚歡庚寅以母命再詣京師補兵科左給事尋進本科都給事中會肅軍政公奏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錦衣掌印栢子祥宣鎮總兵李迎恩而又奏言軍政考察宜如文臣例一體糾劾內不得遺南北二司外不得遺副叅遊守疏入執政訝然久之且恨公不入謁公曰拾遺入謁不過欲受意政府高所便吾不能廢法不免失政府意寧無謁耳蓋公自爲諸生時

已有經略九邊之志至入兵垣慨然引爲已任直陳
安攘畫戰守機宜披牘執奏無顧避久之洮河虜變
天子引執政內殿策戰守大司馬鄭洛以甘肅水泉
功次叙公公列章糾正之司馬不悅公意屹然亡何
議遣內臣分閱邊鎮公掌篆例不命遣而政府必遣
之公得固原固原巨鎮與寧夏稱唇齒自弘治間火
篩入掠後號爲虜衝公單騎馳閱精查勅諭八事無
漏無縱固靖甘蘭諸地騎所不能至者公徒步至之
或寄宿僧舍立石土門乃還河湟之民相詫爲希有

曰往見闕使出塞旌旗數里而張黃門以一旅見臨
動省供億萬萬即土門軍見闕使亦自今日始耳既
還朝出所閱固鎮利弊動與經略本兵司馬諸大臣
相忤公仰屋竊嘆知無能爲也不閱月李獻可以論
儲降罰上怒叵測公申救甚力而同官鍾羽正孟養
浩陳尚象鄒德泳又相繼執奏不止當是時嚴旨疊
出促召緹騎朝論洶洶公張燭危坐候命有餽蟒蛇
膽者公笑受之曰老母在不得不服此俄傳諭落職
爲民公大喜滿引數觥曰本謂鐵心石腸頃聞緹騎

而色動凡以爲吾母也今幸歸事老母又以間料理
六世遺集賜孰大馬乃角巾草履徒步出都門意甚
自得既歸里第杜門却掃不復言天下事而臺使大
臣及郡縣長吏嚴事公如在朝廷時凡利病興革必
往咨公諸長吏見公多以色受神相喻無忤公者里
後生有不善惟恐張先生知公事母柴夫人甚孝既
歸養數年夫人以老壽終公爲孺子慕毀瘠骨立竟
殞其身君子傷之

論曰黃門公家山塘廳事不容旋馬規扁于戶通出

入而已而立朝見憚與其在鄉無以異也豈有道歟
黃門寡交少許可自其少獨與弟清淵君闔戶縱談
天下事必多設不然務窮其變之所止徃復輒數十
交頸面盡赤必各得其說乃已語去閉門造車出門
合轍此所從來矣晚歲家居鄉人有以事謁者輒廢
然而返乃不知其一言之出能令官長神色相喻大
人之舉動有德于其鄉如此黃門既歿人乃敢行其
意士大夫相與語張先生若在必無此事其定論夫
其定論夫

顧紹芳

顧紹芳字實甫九歲喪母王躡踊如成人父司馬公携之官舍同卧起謹身勤務即如司馬公弱冠補諸生試輒先諸生輒焚其稿居恒好讀先秦兩司馬書把汗刺慙濯筋漱髓至于大家萬曆丙子中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公在庶常則又以秀密溫富之詞爲諸吉士冠授翰林院檢討而是時司馬公以外藩家居公移疾請侍司馬公汎覽古今商榷當世之務徃復談笑若師友然三年滿考補檢討預

修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稱得士時清望甚都容
從容請曰即公入相當作何等公曰宰相安可爲也
嘗見先輩某某在宮坊時真有壁立萬仞氣象一筦
機務幾不自持夫宰相安可爲也聞者竦服亡何司
馬公薨于位公深墨出都門觸石尤渡江寢苦畢葬
便有終焉之志孫毋促公行久之乃行進經筵日講
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管理制誥當是
時公益謹凜自持含香視草秉燭歸院城外竿牘一
無所問而周覽時事意忽忽常不怡辛卯將秋試議

者欲以順天處公丹陽姜士昌從容爲公言之公曰
如其某者才皆上駟一入榜議論蜂起獨奈何姜曰
棄之公曰棄之吾惜其才收之不免爲射的不如避
之便遂具牒當事者當事者持不可議予之假乃請
假歸蓋公以家學用世職禁林意簪筆橐簡有所關
說而上方決事齋居堂陞萬里又北甯跳梁人情首
鼠天下事度無可爲者乃小築于崑山之陽題遺清
見志孤吟長嘯不二年竟死公細視白晢弱不勝體
而神采奕然使人無所致其親踈之意嘗語人窮通

有命政復倚藉他人不得何也榮枯得失吾所必有豈能無介于懷而我所倚藉之人亦不免有榮枯得失使我擔憂此小人所以長戚戚也吾已身擔子尚欲放下何暇爲人是故持官持身要自不妄交始王文肅公在政府嘗語公自吾居此士大夫有向也密而今踈者有向也哓哓而今靜默者何故公曰此不足訝即如其者與公分故不薄然不能以無味之身數向政府數向政府不知者疑有交涉其知者以爲趨炎附勢而已矣文肅默然

論曰宮贊世顯自其先給諫公立朝謇諤厥有令聞
司馬繼之功滿中外論者以爲未究其用而宮贊職
親禁地鼎鉉可期竟于修文地下傷哉然其言論風
旨表見于世者駸駸古大臣之識力矣宮贊生平不
妄交稱管鮑者獨張黃門一人每相見必屏居一室
務摘發其事而交數之斯其意豈淺也哉人言宮贊
恬靜似其家司馬激揚似黃門即未盡欲類此語矣
宮贊在翰林目異馮青州琦摘其詩文無所不盡宮
贊既死又十五年而東海集出人以爲似宮贊也

王伯稠

王伯稠字世周自其爲兒時寄興脩遠都不與外事
相關父黃溪公絕憐之携入京師令觀天子城闕臺
榭戚里之盛輒有歌詠多非意表所及時號神童同
里王弇州先生在比部請與相見曰故是我輩人嗟
賞而去會邸試升入順天府學稱諸生要非其好頃
渡河顧見溺者心怛怛若悸形神大削遂謝去其諸
生而東閉居僧舍常經月不窺戶人莫測其意所往
來啟關發牘文采葩流如李太白醉卧月下花影凌

亂幾滿襟袖以故詩名大譟好事惜爭傳寫去僞置
中盛間莫可識辨公曰嘻豈唐人能封我耶吾每嘔
心而思自謂吐其所欲言而質之徃哲故有合者我
則愧矣則又務爲擺落抒所自得爲快刻畫魚鳥嘲
弄風月即徜徉市橋田舍間多大山長谷之想口鼻
眉眼盡載烟霞氣色嘗遇楚僧洞十曰公仙人耶何
爲在此公亦竊竊誦其母夫人就館時蓋嘗夢大茅
真君隱約見紅罽鶴馭云自是歛氣守柔惟清虛自
課居恒說詩都不及長慶晚間一省輒語人香山有

言路人回顧應相怪十一年來見此翁吾深愧斯語
然非爲詩語也亡何病瘦雖盛暑終不廢訪舊嘗過
其友張生曰人言宮詞婉艷如王建十五殿頭聞索
繪隔花先喚打漁舡故是作者張生語人即此老近
自然故不乏菁華本色耳然聞其詞氣喘喘矣既疾
亟忘年友周球過之舉手曰遂病甚竟瞑得年七十
有三

論曰王先生土木形骸語不及世事獎成後進津津
欲吐惟恐其不入吾社也性好游覽然無濟勝具或

遇蹴鞠樗蒲鬪雞走馬飛丸站履之戲無弗諦視令
有述于世蘇子瞻眼中未嘗見不好人其意政爾然
于是非短長之際偵之了如矣先生慕孫太初之爲
人詩寔過之而黃谿公與雅宜山人游蘊藉風流冠
冕當代人謂荻扁王氏不減杜陵父子其信然歟先
生有白虹集二十卷今行于世

沈魯唯 弟魯魯 子一源

沈魯唯字達之與弟魯魯同居縣西南十五里之黃
溪魯字得之黃溪故與星溪相望弦誦之聲相聞髦

士相矜奮然無先沈氏兄弟其所歷類選歲季月試
大畧兄弟相先後而名第正等積廩各三十年達之
以歲例貢入太學得之用天子覃恩一歲同薦于朝
里人異之得之意怏怏恨不得一當舒發其志氣晚
用貢起不逾年卒得歲五十有九達之俛首就選人
授永康縣訓導然廩廩奉職不以寒糴自貶其操遷
武進縣教諭歿于官時年六十有三達之長者都不
知人世嬉遊徵逐之事布袍草履屢空晏如而得之
抵掌談笑目無前人義之所不出斬如也嘗舍任觀

察寰許觀察愛其清豁令少就居間得之瞪目視推
案而起曰小子非人耶乃令使者挫其廉以相試觀
察報謝退語人吾每以沈先生自礪也達之既廷試
請詣南雍有故人強之選當爲子力而達之憤然曰
吾與若同起家黃溪上不日不月而遂能陶鑄人耶
人稱溪上沈氏非獨其才名相埒其正性兄弟也得
之子一源字元澄戟額被面勃勃有光氣耳垂珠通
知二父志自奮於文章知名當世多小直而大却婦
翁李某且死以其子之用屬元澄又授之鏹元澄掩

面走曰何有以孤托而以鏗盟者乎婦翁聞之曰故
知其人必爾可瞑矣後卒如婦翁言元澄好酒飲喜
歌詩博奕投壺談說慷慨必歸舉業既疾亟醫者視
之懵懵然猶自言已解省當去得年四十有六

論曰余猶及侍黃溪兩先生永康溫文竟日無忤色
貢士談言謹亮亂呼茶酒元澄諾諾奉行之老屋瓦
盆有禮有義何必減荀陳風哉兩先生之父錢古貌
窄袖無爲其所不爲洎乎元澄彬彬文物矣然元澄
爲父穿墻中夜仗劍擔牛酒冰雪擦擦亂鬚頰間投人

感動大都文章之彥從孝友發脉者故是賈別不復
可期于今之世矣

諸壽賢

諸壽賢字延之六歲入小學即龕孔子像危坐對之
父師訶責弗動十三能文章汎濫強記放筆千言都
下同社生推爲盟主而心特下王於潜庚切磨無間
王亦雅信公生天當在靈運前也萬曆己卯領鄉薦
丙戌中春官第公既鯁直自負遭時彌勵與同籍顧
允成彭好古意氣相頡頏數言事廷詔回籍待選讀

書里第三年戊子改河南南陽府教授公慨然以師
道自任勸學興禮務躬行爲諸士先諸士相應爲有
用之文霞蒸豹變甲諸郡省庚寅遷國子監助教六
館矜式動遵矩矱壬辰陞禮部儀制主事教習駙馬
都尉許號忠勤有體而是時蘭溪在政府與大司馬
石星取唯諾惰窳爲務公劾奏之直聲凜凜震動朝
廷戚畹黃頭有所祈謁都不得一盼曰若曹詎可與
作緣而公亦默覽世情無可與直道行者會病瘍告
歸田里便欲以所學用之于鄉鄉子弟之秀異者朱

大典俞琬綸王騰程之徒授室國中以來四方竒杰之士四方士雲集其庭一經指授無不改觀公亦擁臯比伊吾揮毫落紙轉相傳誦自甲乙試至童子科無不人人滿志也公即杜門養晦乎然不能忘當世得失之務與民間一切水旱疾疫坎壈盆覆之苦遇有請必直之即倒廩設方畧無所靳郡縣大夫亦時就公咨所便公盡臆縱口絕無揣摩迎望之意久之築室寶華山中專意復性之學纂述周易身體而力行之駸駸自謂有得亡何病死得年七十有一公秀

目豐頤長七尺日啜粥不下數十器而性簡澹都不
食鹽醢被服寒素惟孝友于兄弟施及三族乃至賓
從戚友病瘦死喪憂患與所不知何人疾痛痲痺不啻
其身瘁也遇時政闕失或親故阨危顛墜者輒大慟
欲絕誠心懇行亦時使人流涕晚纂易山中間還里一
時冤滯者填委門巷人人自詫有所賴藉云

論曰儀部之喪宗老哭失聲弔者數千人無弗掩涕
至有馨爐於頂相扶携擁門哭盡哀人無識者亦不
下千人其死也哀其生也榮矣儀部纂易絕筆于蹇

喟然嘆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古者鄉先生歿可
祭于社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朱氏其先河南人
後徙常熟又徙沙溪洪武初避國姓改諸居瀾漕儀
部之祖翰林憲嗣祖曰寧津正皆清正自許有述于
後要自漢州寬始顯漢州詩曰萬里歸程孤宦瘦半
篙春水一舟輕儀部嘗爲予媿媿誦之唯恐其先烈
不述於世也儀部又言漢州父福母盧氏喜種德庚
廩甲漕上多不自予蓋諸氏始基之矣

徐應聘

徐應聘字伯衡十二應童子科大梁王侯撫其頂曰
玉堂金馬之器將不即名而名即之焉用早計爲癸
酉補諸生壬午鄉薦爲婦德門下士癸未登第選翰
林院庶吉士明年授檢討三載秩滿階徵仕郎封父
汝龍如其官時婦德在禮部政府忽召公語多侵歸
德公出爲婦德誦之且曰古人一辭而退寧能受物
之汝汝哉婦德笑頷之顧謂公且爲具疏公手具疏
如婦德旨竟引去君子曰勇哉婦德然青尚于藍矣
已丑充詩經同考試得人爲盛庚寅察免所引皆非

其事論者寃之而公意怡然曰與吾策款段僕僕泥
土中稱寃帶書生毋寧從鄉邦耆老作弔古社自喻
快耶或勸公稍通長安問輒醉之酒丁未起公行人
司行人進尚寶司司丞公勉就道亟假歸庚戌陞光
祿寺少卿奉詔冊樊府事竣休沐里第客勸公進公
適延不行語人曰吾曩者居長安見同籍生怒馬而
馳髮黝目遠視而此瞞瞞者盡改其常半烏有矣吾
安能以青衫對諸年少不令御者椰榆我乎客曰政
以君青衫故勸了此局公笑曰官湏自了俟河之清

人生幾何矣乙卯陞太僕寺少卿丙辰公御金緋駕
秋濤而上親戚送之猶復遑延不進既抵任問政旁
午出納紛拏公戴星視事未四月疾作對客談歎而
逝公性真率事父母盡孝人有頌公德而溢者輒泚
其顙不發言久亦漸薄其人良辰清夜盛縑竹更曹
而進然不敢忘寒儉之素得歲六十有三

論曰故友王泰亨稱檢討真人對客輒誦之有一人
知己之感以予所見檢討其于宦味泊如也公嘗誦
蘇子瞻此處有甚歇不得謂是當官快論卒違其志

似有物使不然公能決歸德之勇退已身悖之耶世
人多言恬澹不必然昔者吾友謂可庶幾而未之遠
也談何易哉公年五十請予作傳朝廷方議起公田
間予唯唯將有待而公數數爲予言檢討故如此矣
嗟乎其澹不可誣也

張文柱

張文柱字仲立父奉直公好客喜吟必携仲與俱時
有雋句年十二嘗賦關山月云閨裏紅顏愁少婦塵
邊白骨怨征夫一座嗟賞從父遷居留都耳目開滌

學問彌遠歸崑山補弟子員升上等嘗以文贄周太僕復俊嘆曰司馬相如之作今無此人直指即陞按吳中行縣得公卷亟懸國門期爲大廷之寇聘公修纂群書龍司理宗武與定爾汝交公色瞿然每徵文使者相屬于門意甚苦之恐爲附會者所踪檢押益至又十五年戊子始薦順天秋試高第既試禮部不雋除守臨清清故寇帶之衝萬貨所集他守者疲于奔謁念不得及民公按部見五民雜處狡獪譸張之徒窟穴根株爲奸利如絲棼不可解與之休息則磚

木
三
偏起而更張之則滋其蔓計省事莫如勵精嘆曰吾
知所以治清矣乃下令刻日聽諸告訐者訐千牘公
首批其不直者九百餘帑皆深誅其隱衷纒纒數千
言而存其直者聽候伺老吏吐舌清民不苦奸利監
司某駐節清州令邏卒得訶民間爭鬪卒遂爲政境
內騷屑公白監司罷訶卒夙弊頓革公在清四年凡
錢穀詞訟下至閭閻卑細皆獨身親之黠吏束手如
偶人客至款接如儀時爲歌詩相贈荅格力整暇無
一切忙卒酬應之習清淵一路倚爲福星而公以積

勞故暴卒清人如喪考妣云公性至孝母柴夫人特
嚴峻與兄黃門公不敢修菜子之色以相歡稍拂意
夫人輒面壁竟日公亦侍立竟日回視公在色輒解
故嘗與黃門約他日即貴顯當更互出入無使慈闈
有陟屺之嘆後黃門以言事罷爲民而公始出守清
淵其素所自盟也公與黃門閉閣論事必具首尾毋
使踈脫而黃門嘗語公仲立一思即得吾十思亦不
至失蓋其兄弟心相許可任天下事如此公爲諸生
時已都清望郡縣長吏多咨之公關其口無所陳乞

必公正然後發憤亦在齒輔間一嚙拂而已

論曰世稱清淵公脫顧莒州之難其誼甚偉至莒州
送清淵之葬滴血于墓然後人知之而王兵部志堅
亦言其先中憲與世父太學君頌義如莒州夫清淵
居恒恂恂明是非覈事情充類至盡乃其行長者如
是耶公自言人生產千金即有餘藏登一第縮尺符
生平足展進此徒自苦耳不乃粘壁枯乎而世之論
者徒以不得一第爲清淵公遺恨嗟嗟夫既已行其
志矣

王安鼎

王安鼎字孺和少孤奉母家赤貧然無寒儉之性母又素期遠大責以先世儀節伏臘婚葬必如則乃止小不愜輒加詬詈至累日無所容當是時公必謝免一切獨居屏息以俟幸恚解即又欣然婉戀母傍如籠鳥于飛頓忘徃境嘗秋夜被譴風雨迷離公跪屋中遂達于旦乃發大腫恐而見母母問對以夙遘痺濕而母以爲詐也詈不已友人聞之戲問公胡爲泥塗公曰非泥塗母怒何從至母聞亦大笑甫完補諸

生籍名已噪而母望彌殷責彌甚然用是學彌深穩
擷英漱潤斐豐逼人識者謂公詩膚骨皆清饒格力
不減其家弇山翁書類率更令公聞而有退然之色
人愈重之公兼資敏視色清澈能苦吟疾書人或請
之不甚矜秘每遇佳山水或絲肉彌連即飲不能盡
一蕉葉達晝夜不辭去母或召之輒面使者無喜色
汗如漿矣公蓋有異母兄三人云三人者將盡洗公
之產母不欲聽公勸母洗之而後遂不能支公嘗語
其友吾安所逃母責吾母慈母也脫能自立如母志

猶將兼愛三兄君子曰孝哉王子勸母修讓而自引咎焉公既坎壈焦勞病肺渴乃達于喉幾瘖母憇爲持佛號公聞之支床悲咽淚盡而逝得年四十有七子徵嘉夙慧有文通知父志年十六殤

論曰予所見孺和實如此楚孝介先生稱孺和純孝書旌其門不虛耳而孺和不敢居也善額而藏之不以示人而當時耳食者謂孺和實怒其母猶不免置于唇舌悲哉悲哉孺和既死南昌王侯嘗白御史上其事矣然非孺和意也孺和故王右丞米南宮之流

家不如而其孝直可爲曾參今亡矣夫予嘗見惡于鄉之人而孺和鄉人皆好之予以孺和爲未至神骨漸老當時已有惡孺和者孺和竊自喜而予始無所逃見惡之實矣悲哉若人今亡矣夫

王臨亨

王臨亨字止之性沉敏多深湛之思遇事寬大喜通脫不屑爭咫尺之贏自快落落黌校間會有觸以訾入太學萬曆戊子領薦聯舉進士令浙之西安西安俗多盜盜不畏人民莫敢捕公廉得之每詢盜得其

踪跡真偽輒止有稱某某同盜者置勿問嘗曰盜賊
何親惟同黨是賴凡繫獄發遣之費取給焉寧肯自
剪其羽翼輸情於官其連者必怨家或他盜之怨家
耳平民一稱作賊伍伯到門鷄犬立盡縱以實得免
而中人之產蕩然矣公爲西安數月民始敢捕盜而
是時島夷匪茹督撫念海鹽巘邑䟽請公徃公至發
奸爲務立縱誣服者若而人譴舞文者若而人論死
窩姦殺人者若而人一縣凜凜探丸椎埋之夫屏息
于道十龍者海大猾也或殺人圖財復移其屍詐人

或乘醉誘人他出而淫其妻或沸湯殺人以其骸飼
犬狗翻覆橈搶呼吸毒瘴海鹽人莫敢忤視公悉繫
之召縣諸父老集蕭寺覆問十龍殺人狀父老叩頭
泣請如法公重刑笞之相繼死民大悅而豪強暴客
亦遂無敢夤緣爲奸者乙未被徵海豪貴故怨公以
蜚語眩主爵大夫量遷比部己亥奉命慮囚江北明
年奉命審錄嶺南故事審錄嶺南者例減大辟百人
公取故牘屏胥吏繙閱見寃濫者累累欲浮其額吏
持不可曰浮額非例也不便使君且多駁焉多駁之

累累君多減之活活囚于使君何如公奮曰吾珍重
一官冷眼覆盆下人耶卒減死至二百餘人當事者
服公爰弗駁也是歲遷負外郎再遷雲南司郎中明
年復命守雲南司掌都下獄事故事緹騎多羅織人
爲盜既請嚴旨部臣莫敢平反公得情必反之京師
爲之語曰遇蘇州人則生蘇州人蓋指公與同舍郎
嚴嚴云明年擢知杭州便道歸以疾卒于家年四十
八初公之在嶺南也將讞獄高涼臺使語公高涼有
冤獄六十人公往釋之公曰君知冤矣何不遂釋之

而以語不佞臺使曰此採使上請獄也吾曩者請之採使不從心悔之不如其自釋之也公幸無語採使遂釋之使公曰諾而風聞此六十人者具獄所由則稅使督民造舟網珠於雷獻天子奪採使權而網無所得其民遂相引爲盜將償所費於廉廉兵捕得之事聞採使採使惡稅使之傾已也悉奏死湛江等六十人無一人免者公曰臺使言竟釋之固當脫怒中使以白簡從事即一官不足戀如諸囚仍弗活何往覓採使問曰君好積德樂施子每見丐者塞途輒活

之有之乎探使曰有之又曰聞有丐姬貌類太夫人
歲給廩餼贍之有諸荅曰此鄙念何稱焉公曰今天
下苦鑛稅極矣自君泚粵而民若安瀾其爲德甚厚
雖然尤願君之廣之也日者採珠之盜外論以爲未
實必不然其爲真盜無疑然盜無贓証請以採珠罪
罪之于君何如君振溝壑之瘠不忍一夫而忍六十
人耶探使唯唯謝惟公言六十人者皆不死

論曰予嘗讀比部公粵讞書論次其浙西治狀以生
道殺民殺之而適生之也張釋之于定國之後代有

人焉既又覽其自志了然生死之際無怖無難豈其
進乎道哉公性喜飲酒嘗與所知箕踞浮白話小時
風箏粘竿面具之戲率群兒勒戰陣爲樂徃徃卜夜
或張燕而招之疾首不赴令東方生王無功之徒津
津地下矣

陳嘉猷

陳嘉猷字盟之五歲喪父從母周僑居郡城之兄舍
族人終齷之公詣府候訊面吏而不荅吏問孺子何
不白狀公泣曰覆巢之卵不言且歷吏憐其孤童終

白之公歸發父書傳晝夜讀膝抵櫃盡穿十八補郡
弟子爲巡撫都御史陳道基所器重而是時江右龍
宗武司理蘇州攝府正課諸生戒勿舉燭諸生執題
問難于公日晡都不得下公就月書月蔽僅一目而
羸司理覽之曰此人即片言自冠况一目羸哉時論
快之已就試無不冠也卒難一第公益發憤爲該達
之學辟晷晷時政旁及陰隲感應之書無不纂錄萬曆
丙午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庚戌子世竣登第乃謁
選授桐城教諭卽飭學宮獎率多士壬子冬將上春

官告歸里歿松陵道上初公之爲童子試也同舍生請祈于神公書牘曰藐焉孤童願不失舊物公父儒蓋已丑進士司理興化挺勁有氣骨其後終刑部主事云

論曰博士有友四人焉今所稱四子金蘭社者也陸觀察徐檢討以進士顯仲立守清州博士諭桐城雖厄一第亦少概見矣後皆客死官舍無還者博士生還矣又歿于松陵豈四人者數之所定人莫能抗歟博士葺文廟取材于江而筏解桴人駭散有莪寇朱

衣者捍之得不敗卒以成功故博士好談太上感應
事今其書抵掌可述而死生之數要非感應所得囿
也悲夫余每愛顧仙居有子璠能述父事潤色東巖
而博士之子壘表章蘭社有祠翼然吾鄉多才子弟
願得如璠與壘者數人民德歸厚矣

王在公

王在公字孟夙耿介而慈有遠志少從父德安太守
宦京師感痰疾狂走長安街怒罵恭順侯忽忽不知
所爲嘗見鬼物飛蓋揚揚而至群視孟夙且拂拭之

一日躁甚取所御犀導自刺其喉幾二寸許德安公
駭絕拔之無害痰亦漸瘥顙怒生如戟德安公歿孟
夙益折節讀書修經生家言而善祭酒馮夢禎亟稱
之進爲忘年友萬曆甲午舉鄉薦四方誦習其文可
冠都下竟不第選爲青州府高苑縣知縣高苑民就
之如父母歲大旱孟夙登臺而祈甚虔不雨已詣府
行可二十里許入臨淄界顧見片雲點青天而黑雨
脚垂垂念莫是高苑雨耶旋宿民舍質明有隣縣官
某亦詣府後至者賀孟夙曰公真神人乃能使滂沱

雨不出境孟夙遣問臨淄人昨雨幾何則隨所止民
舍止矣環問高苑四境外皆不雨是歲青州一郡獨
高苑大稔民歌頌之陞濟南府同知會新守沈聖岐
不至攝府篆幾一歲獲上治民廉能聲籍籍孟夙故
獨身舍官舍每放衙蒼頭五六輩侍孟夙曰嗟爾來
前吾欲謝去其同知亡何一童子跪曰即言是也即
無中人之奉而家幸各天一方之安吾視此僕僕辰
酉政爲五六輩供具耳即何戀焉孟夙驟然曰善揮
燈書牘明旦拂衣去守道某頗諷孟夙將及衣內轉

可須也孟夙否否德安公有宅一區孟夙嘗賣之分
給二子所得俸稍贏隨贍三族解組之日猶存房值
百餘金以其半自與舟過吳閶竟亦不入其家

論曰吾崑蓋有柴道人云柴道人者名告字于昭入
貲爲太學生工研桑之策忽有感散其貲親族棄七
歲孤獨身走武當又之泰山又棲伏牛垂三十年家
人持金與布徃省之道人受布歸所主道士而還其
金誠勿再至說者以比孟夙而非也道人頗事長生
之術孟夙駸駸世出世間矣要其擺落故正等孟夙

自言闕大藏于宗門忽有省然亦不廢淨土曰他日見佛庶不生慚愧也

歸子慕 弟子簫

歸子慕字季思髫齡穎脫篇章甫就里人士爭傳寫之雖厚自秘惜而其名愈噪性簡遠多特絕之行嘗掛壺自隨醉卧花露下影宿襟袖得句驚人亦欣然舍去初無意足成之人以是愛其高達不愧歸太僕兒萬曆辛卯領薦對春宮不第慨然南還神情孤往動止疑寂知交竊竊諷之弗應忽載糗推乃一奴奔入

武林山中埋名閉閣僧寮視之意甚畧而武林黃汝
亨心知是季思排闥呼之褰其裾而出季與黃語大
悅久之復還崑山築陶菴三江口植梅柳各數株殊
有野趣諸弟子從之于茅索綯各就亂棘爲籬落期
年成聚錫山高攀龍嘉善吳志遠時詣陶庵相砥爲
復性之學其志甚苦世莫得聞公又作陶庵儀置座
右大都自序其遠嗜絕器任真自得之致亡何病嘔
血喀喀不可止讀書或不能盡一葉遂去之而學彌
深造邑宰王時熙與博士沈應奎就與語嘆其絕俗

楚黃樊玉衡間關數千里來視覺圭華都溫令人知
身安之富焉季沒海虞令耿橘題其墓曰清遠先生
得歲四十有四弟子蕭心形古渾綺思逼人先兄卒
論曰清遠故季思所自許蓋嘗自名其菀亦云世之
知季思者殊不盡要之不如其自知也人生如春夏
花實以時學猶漑也不學將落漑則必斂爲實未有
終歲長花者中下之性漑亦不花夫焉取實此天下
之大凡也季思敏而好學其天性然然而張黃門實
始基之矣予過南江望陶菴如壺子梅花垂垂欲笑

春風拂枝以爲季思往來其間也

張振德

張振德字季脩清憲副情之孫父曰應忠慧識通朗
有大志晚味禪悅公頗不好其事父嘗以言箴公意
甚堅父曰學道先生耶公荅曰兒聞明經不聞講道
父聽之輒語人昌吾世者必此兒公愈益折節讀書
破萬卷欲以馳騁當世十三能文章與同邑婦子慕
王在公顧天叙朱大典埒弱寇補弟子員會 神宗
東朝恩選入辟雍時輦下才名推二張蓋公與華亭

張以誠云大司馬王象乾重公有品以其子北面公稱知乙丙辰選授叙州府興文縣知縣非公志也興文漢夷雜處地踈衍易生物而民習惰窳呼米穀為活路不治他種公教令取麥菽稷黍蕙及其他菜茹等雜植之曰為若茅廣活路不可乎期年有成民大悅山壤宜楠杉栢把之材駢羅野外如灌莽公亦課民條達之所在成林采薪不論錢民好拳勇俗以正旦相撲誤死勿較公嚴其罰瞿然顧化又招撫流移羅明德等一百七十餘人各完生聚無為宣撫所苦

民又大悅道府臺使竒公治行壤僻不展其用乃檄
署宜賓長寧宜賓長寧民德公如興文三年滿考贈
父應忠如其官母周氏贈孺人邑故有巨盜張拱極
既論死脫逃又殺人公猝擒之又白正倫常忠等殺
越人于貨變姓名匿他界公又猝擒之四境凜凜縣
東門慈化寺盜常窟穴其間公為文告城隍神蕩之
曰吾生平不能佞佛何益徒藪盜耳公在縣條白利
害身諭禍福下筆滾滾皆成文章而才用優然常叅
謁道府必率其子紀緄舍輿徒步萬山間覽萬松海

棠紅蕉刺竹荔枝茗荈欣然樂之殊不作金碧夜即
之想性好文史雖復簿書堆案不徹卷軸與膠庠生
不滿四十人科試二人公請廣其額至十有二人歲
升于學者亦復四十餘人天啟辛酉九月公竣事棘
闈聞奢酋已下重慶乘夜疾馳興文至則人情洶洶
莫可誰何公厲白兩與賊接戰不勝尉諭以下見公
而有欵獻之色公笑曰吾每讀史遇千古難平之事
及絕代有心人未嘗不淹涕此豈我淹涕時耶亟入
告錢孺人可行矣乃纓其冠手提與文長寧二即坐

堂皇賊黨有眈公者公瞋目詫之賊踉蹌走遂縱火
公佩印入則錢孺人與二女淑安淑慶自刎死矣公
提劍端坐其旁神色不變湏臾火烈公竟死居民哭
視之獨袍袖焦灼欸欸如隱几狀賊既退相與藁葬
興文之天壇山御史薛敷改聞其事于朝董御史翼
御史周宗建董羽宸陸顯明錢士貴張捷候補給事
中陸文獻南京試御史陳必謙後先昌言其事 詔
贈光祿寺卿謚烈愍廕一子錦衣千戶公秀目銳視
而眉稜稜起轉項顧盼面多不可之色嘗讀唐史張

中丞傳恨然曰死生何與人事故有男子就縛項耶
識者知公臨大節不可奪云公治興文崇獎忠孝節
義爲務搜剔懿行祀名宦者五人曰前知縣李旺魏
珊趙汝礪教諭丘廣訓導張芥鄉賢四人曰國子監
學錄許文美桂陽州訓王源建昌府知事石琅順天
府治中潘璐孝子三人曰許金堂石勝禧王官義夫
一人曰王文翰節婦三人曰李鼎妻趙氏白倫妻何
氏苟愷妻李氏

論曰自有宇宙而有崑山忠孝頗有如興文之烈烈

未一二數矣唐盧龍節度使張鎰輦質從幸奉天道
遇朱泚黨李楚琳竟飽其毒宋孫察用朝散郎使金
金人攝降罵賊不屈裹油絮焚死二人者皆崑山人
可庶幾焉然而闔門之義故難爲興文矣錢孺人以
幃房之秀驅率愛女赴敵如歸卒成公志或云孺人
父家瀕海故嘗高其樓望倉卒訛傳寇至將去之孺
人時年十三告母婦人避亂當安之母異其言慰與
俱促凭繡以覘其意目不忤視竟繡如他日程斯與
興文之恨張中丞俠烈豈異哉夫所謂天作之合者

乎興文之政予頗得其手錄爲詳獨就義時事慮無
親見之者乃今得之遺事所載何有作吏五年至于
守死徒取一金付次子緄自明其無愧且留此以最
後人乎緄一童子奉治命間闕蕪有一存之中稍賴
諸生羅似龍賑之竟於不辱亦烈烈矣予每見紀兄
弟緄道其父取羅憤覆緄額未嘗不嗚嗚欲絕也緄
又言上虞有徐大禮者簿長寧亦罵賊死其妻弟謝
文奎亦死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不凋也忠義之表于世亂可無悼其不幸于九

原哉

李胤昌

李胤昌字文長父中丞舉公差晚而中丞故以力學起家掇巍科意在暉映所以勗公者甚勤而公負可兼千人之質漱潤咀英落筆五色雅爲楚黃樊孝介先生所器重庚子秋試卷爲西浙徐公可求所得遂解南服徐頗自詫廬陵眉山無能遠過比國門懸書而入下士盡推公固是出藍之青也時中丞方督捧在京師公上春官試遇中丞逆旅商榷元牘執手珍

重而去明年辛丑中禮部試選改庶常癸卯授編脩
當是時寧波歸德山陰同在政府稍立異同有所屬
草皆以諮編修編修放筆滾滾無弗當政府旨者然
亦時有補揀政府各退語其客李編修非獨詞臣之
冠他日國體端有賴焉丁未分校禮闈得左光斗林
欲楫二十許人無不特絕壬子主試三楚公私念曰
此家大人已酉役也有如不稱何以塞任使謝大人
哉已復曰楚材誠天下雄然其大者屠龍其小者刻
楮豈不爛然焜耀究無所用之乃分別主賓華實之

用而取裁焉三楚處囊之彥無不脫穎出矣既竣事
紆道黃岡拜孝介先生祠問所著書盡付梨棗未幾
解還侍中丞山東旋歸里已中丞解組歸田趣公治
裝公遭延弗欲行題其壁曰側身天地尚懷古回首
風塵甘息機客莫喻也丁巳有借公以祈自免者中
丞聞知投筯而嘆寧有是耶公跪進曰使天長與兒
為大人昕夕歡不愈于冠大冠乘欵段僕僕泥土間
乎于是乃稍稍洗腆徵歌集諸親舊用相娛晚或廣
筵喧劇就床耳語中丞頌解意乃大得嘗秋桂盛開

中丞不可以風問侍者花無恙否則公亟乘夜製擇
勝亭質明而就中丞大喜徘徊金粟下滿引自勸曰
花亦連夜發耶戊午侍行鄧尉上虎山橋望青芝樹
色已未侍游七十二峯宿包山精舍庚申中丞開八
袞公從容進曰兒今日所得孰多中丞亦喏然而笑
謂讒者之無與也亡何中丞疾薨公悲愴久之會西
浙徐公陷公大慟悒悒不自得嘗獨居念父倚石
浪軒觀菡萏而賈涕或坐滌閣前山如黛忽忽與客
語若自謂歲行且盡者竟以壬戌冬卒

論曰編脩初第時遇日者京師布子而筭顧語編脩甚類顧贊善也贊善得歲四十有八編脩中讒歲與贊善等編脩曰此身在則我有餘矣由是觀之人言編修大憾讒者不必然昔申文定王文肅皆有連干編修而編修居京師又嘗為三相草箋記針芒之介蓋亦難為用矣而編修超然自處清淨地非識體烏至是哉編修明經術所著書甚多稿留邸第者殆可十人舉之惜不盡傳于世然而尊款一書駁駁與蘇氏易傳爭烈矣吾鄉父子之遊周康僖以廷尉張祁

州以通叅顧司馬以宮贊其後為中丞編修豈易哉
夫所謂長與所夕不顧僕僕長安間者耶乃其巍科
暉映斯又度越諸家矣

顧天峻

顧天峻字升伯敏秀通理讀書都于無味處得想直
徹針芒無所註漏年二十鄉薦既落第會有非意之
干便櫻恐懼邵陽劉公立白之而公意激昂感發提
書囊從奚奴胡某直走萬山中不扇不爐無問晝夜
數常過金沙興同籍生王肯堂相砥為沉博絕麗之

文力務獨詣王第己丑進士而公以壬辰登上第臚
傳弟三人授編修詞林諸先輩皆心下公黃頭宮媵
俱稱公才子公委蛇受事惟謹提書堂掌注記管理
制勅無不敏辨己亥充冊使周邸贈父允默文林郎
母張氏贈孺人庚子超陞修撰主試順天丁未分校
禮部試李光元公禹劉錫玄之輩皆出公門下時以
爲知人先是平壤之役朝鮮受困 帝命選威重清
華之使勞撫外夷廷推公遂受冊往公念諸弁請行
者不下二百輩毋猶以彼爲市耶殘掠之後朝鮮不

勝逞矣將入境則檢校諸弁者囊篋封識旅館而又使使告其明王請得見故府所藏儀制王謝無有公憫然曰殘毀至是歟乃出所持大府之憲與王約自儀以外者但擇所利行之朝鮮王大悅而公又廉得其戶部某者故嘗與閩白有通平壤之役戶部遙執國柄多所更易公至則使譯者請華語公不許又請諸執事餞者得左右班立公又不許笑曰外國禮左班世子豈可以世子不與餞而站其班耶諸夷悚服戶部屏息不敢仰視既出郊有冠大冠衣青繡衣持

簡進者公視之則彼國新狀元許筠也所賦詩楚楚如律公心獨喜已而歎曰其細已甚國無振矣公既已都夷夏之望而東察勅諭又有外夷知竦內望彼歸之褒不悅公者螫之奏聞上公方與客語持牘笑曰吾意也角巾出都門遂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謝其政公讀書多超乘之悟然必使楷者手錄之乃肯寓目朱黃爛熳標位精入積卷軸至萬餘意不少怠諸楷者請直都買金償之既還里門館清寂聞若無人非遇水旱盜賊風俗大故未嘗造令即

一二大寮有事東南者一切利蔽所由必以諮公公
傾裏而出旁引曲踰動中騰理雖儉伍小史必傾耳
竊聽相與言宮諭居恒恂恂寡言笑乃不知其底裏
如此居無幾或次第罷行之而公未嘗受盡言之德
或語及朝政公默不答四方文學之士間以執請多
見獎拔亦時就牘刪抹乃至無餘一經點竄爛然成
文皆可書而誦也公嘗語人吾于世間好文字即觀
之無所得遇不愜者甫旋目而機躍至既脫草故自
斐然吾每笑昔人學書日臨蘭亭一本那得佳亡何

疾薨得歲六十有七甫屬續簡書適至仍以公爲左
春坊左諭德或曰朝廷將大用公而公不遠矣閭巷
人擁門哭之如喪考妣云

論曰宮諭公腸熱面冷與人語嘔出肝肺人或不勝
任而始和之終去之于宮諭何與焉而見爲道廣意
忌也其然豈其然哉宮諭要是有天下盛名言論風
旨不忌人而人忌之蓋嘗自述其使朝鮮也曰吾出
盤山渡鴨綠登摩天嶺始知天體之不盡覺兩司馬
壯遊如所稱上會稽探禹穴來觀七澤不足使人吐

氣也夜望燈火蛇行委蛇長數十里荒沙寥泚之鄉
旌旗隱現多出雲際爾時自詫人間之奉無復之矣
世人眼孔如豆嗟感黃閣正不必然丘長孺爲予言
宮諭度嶺時甲士列營而寢有聞菟伏帳下不動此
豈人力哉嗟乎宮諭歸田十年豈少帳下菟而令其
續書味道老壽考終也夫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者
乎

顧天寵

顧天寵字元錫讀書敏疾多兼人之悟折蘭抽絲便

了然于手而性特長厚不務高亢斬截弱冠遊黌校累升上第弟子淪十年薦丙午鄉試又十年第進士選知河南府盧氏縣盧氏古號地民貧瘠不自重其生人死輒詐言仇殺因圖奸利公廉知其狀繫百牘弗及抵民始謹公公不爲動既一歲詞無誣殺者諸訟亦衰止號山伊水間多礦盜故有毛兵守之每使者督捕急盜愈熾公曰嘻夫非有他盜患苦吾民即其守者自爲聲援督之則熾休之則自息耳乃下令令所在要害嚴爲防守不責其斬獲幾何盜果翁息

民歌誦之亡何持內艱歸里第公嘗自課其治廬狀
無悔于心者獨廬民不健輸賦賦不登逋相積也吾
近者即請之力幸免諸逋而吾去後不可爲常將柰
何既免喪補令遵化會燹廟改元出帑金十萬犒邊
士詔公代闕使者申廷撰行邊故事帑犒至必貽庫
照驗乃行公即馳之不更驗將士謹呼聲相屬而吏
有竊竊之色相與言脫明府驗者吾曹逸樂終其身
餘以爲子孫計矣使者聞知甚重公公亦有知己之
感云亡何遼陽失守 逼廣寧而陣臺使李瑾移鎮

永平永平密邇關口議者謂當此倥傯時鎮臣不得
輕動爲 所窺公獨心知其以身翼遵化也乃愈益
自力當是時角聲滿天烽火燭地又境內所集五方
之民販繒挾寶貝與債帥黠 相錯情形叵測公細
心鎮之寂無譁者一日馳見臺使使者徙容語公賄
此茫茫毋內顧耶公徐曰令固守土之臣不得輕遣
妻子爲民望使者矚公良久曰真賢令也吾無憂遵
化矣當是時四方點行之卒屯寨相錯數與監司門
乃至脫巾圍柵諸司震恐公條諭利害令自解散邊

徽晏然監司無掛吏議者繫公之力也公在遵化所
積考上上剡凡一十有六未及選試僅受兵部武選
司主事銜以歸封父母暨所生母如其官或為公少
之公曰吾曩者淹留諸生間第知孝友為為政吾事
既濟矣幸邀天子寵命以報父母敢復求多乎哉蓋
其恬淡自守有至性類如此

論曰獮氏多長者如武選之父咸寧恂恂若處子七
十餘年其為長者于諸長者之間尤較著矣惜乎未
見行事武選少嬰寒疾嘔嘔如不勝既令盧氏崎嶇

萬山中不色頓再理遵化凜然節操可比長城而後
長者之用始顯晚歸私第聊就其先霖雨堂小營菟
裘遂洗宦橐公夷然弗屑談笑如平生嗟乎漢東陽
侯張相如固稱長者其于經世之業則無餘矣許生
為予言 逼遵化甚急武選衣緋衣入言曰姑着此
為報黃金臺上意其夫人周慷慨語曰脫不幸爾爾
固足千秋何患乎里中人至今傳說其事謂武選徒
徒負荷蓋有內助焉

許士紳

許士翀字文舉十三能文章日可數目父奉政公深
秘之而心竒其絕特憐愛彌至未久爲諸生海內修
文之彥爭願結納公遜謝厚自秘獨與同邑顧文學
維徐進士開禧妹婿葛錫琬爲爾汝之歡讀書談說
講求當世得失之務了然心口可見行事絕不令國
門預懸其書爲奔名嚆矢曰男子具七尺要必以文
學進身不自令沒沒名未登籍而先之自取漏洩耳
歲辛酉舉于鄉主文者署其牘曰以二十八膽力寫
千萬頃波濤讀者躉其言稱知人能得士而是時奉

政公歷官中外命公秉家政公稍稍通賓客然必告
奉政公乃投分一切厚倫睦俗卹故賻貧周急活人
之事即此已縻必以爲奉政之德情鍾無已乃稱私
覲獨檢劔臧獲小小抵牾于物必重其法而後聞曰
吾先祖大夫家大夫之義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賓客
樂從其遊然終不及褻登公堂者爽然有大人長者
之氣云公好談古方畧自六經二十一史乃至國家
經世之籍無不纂述時有擬議尤好觀趙文肅華亭
江陵陸尚書諸刻曰此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每罷

公車對輒呼弟朝哉影延綠園拷金縱石無間寒暑
或策蹇省視奉政公操箠塌而奏之父子之遊喜徹
肝肺亡何翺病歿仲父太學公亦相繼遷逝公哀叫
摧裂五內爲損已又忍其至痛歎曲慰奉政公公母
孫安人不逮公登籍公心痛之會捧奉政公恩冊告
廟喜見眉宇已而雨淚蘇蘇交于頤頤自見其影而
增傷痛弟朝之又莫逮也君子謂公之感疾自丁卯
年始公爲人厚自檢刻令此身常處不競之地其學
以一物不知爲耻不喜徑約嘗曰學從博入久自脫

落斯則真約耳然不感發不足以豁其志氣故嘗東
瞻天目之竒峻北顧黃河之奔流南涉夷門之蕭颯
徘徊許下慨然竇涕曰天文四垂爲宇河山渺邈誰
得在者即約亦安歸乎君子謂文舉之學已見大意
如此

論曰予終始文舉三十七年之間積行累義整肅庭
宇雖處青華之冑通籍十年不造令即千秋何以加
焉而猶惜其年不待祿行不酬志乎文舉歿而悲吟
太息之聲徹于閭里無問老穉朋知相視拭淚如喪

手足其定論可得而考已吾鄉孝廉之雋不及一第而歿者如黃希聲吳純甫方思魯陳子行之輩至今追慕之然無從考其生死之際獨吾友歸季思折肱清肅偃然長畢可謂知死然不免立床喘喘癯黜之甚而文舉易簣時距未十畧顧見客至于解貂帽然後長揖學問之力于是乎不可及矣

梅花草堂集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名宦傳

按志崑山古婁縣其以婁長名世者自三國
顧雍始五代之季南宋祀冲之梁陸慶陳殷
不佞喜王綱萬齊融劉綺莊宋邊傲趙稹梁
適張方平韓正彥沈遠梁澤民姚擘明程沂
潘彙征張漢之潘友文項公澤徐聞詩元王
安貞八資剌劄羅鐵木兒史文彬僕僕斯費

復初皆一時父母千載循良與天壤俱獎無
疑者也明興妙簡銅墨得人為盛據所見所
聞所傳聞斷自芮侯而下九十人教諭二人
勸農丞三人作名宦大傳

監察御史前知崑山縣事郟城芮侯珙

芮珙字子翔初姓魏河南開封府郟城縣人洪武二
十七年張信榜進士除四川重慶府墊江知縣持母
服歸榭鎮江之金壇三十一年遷知崑山縣事時宇
宙初闢庶政草昧庫耗胥奸根盤穴窟不可究問侯

甫下車即嚴革庫子祗候等弊堂皇肅然而催糧勾
軍官旗方旁午于縣擅據丁尤沈三姓沒入廩房囚
禁里甲動經年歲駢首狼籍未易枚舉而官旗又娶
婦生子影戶匿丁恣橫彌甚公清查解遣無漏無濫
又首訴匿名丁壯二百餘人上之廷 詔御史李嶽
械送京師民籍犁然而諸舞文軍校多流言譁輦下
矣永樂元年 詔發侯遵化炒鐵侯被命單騎日夜
行而耆老王榮等百餘人詣闕擊登聞鼓訟侯寃狀
且言凋敝後勢不能暫離慈母 詔就遵化馳騷送

崑公至奏免包荒積欠錢糧一十八萬三年大水奏
開吳淞江淤墊者二十餘里時尚書夏原吉太常素
復為政侯條上埋塞改道與水勢衝擊所由纒七分
別言之尚書用侯言江南水利永賴至今五年持繼
毋喪歸郟城南除服按察馬祥昌言于朝謂當今才
堪煩劇可福一路者無如崑山故令芮某而部臣亦
雅知崑山令將非侯不可 詔知崑山縣事如故而
勾軍百戶修隙于侯誣侯阻撓復 詔逮京訊問事
白後馳驛知崑山十三年以父喪去其任候前後治

崑九十有八年而精采彌著百姓樂生說者謂盪滌
噢咻之功百世不可磨滅云侯性濶大敢任事然不
期赫赫之名與利補敝一切與民更始至其物色譽
髦尤稱具眼初到崑拔陳皞于庭吏振吳崑于孤童
賓夏景于數歲蓋儼也郭有道司馬德操之鑒焉後
徵廣東道監察御史未久改知秦州秦安縣再徙大
名清豐宣德六年以疾卒于位繼侯者山陰馬文炯
宛平羅永年舊志各有傳

加六品服色知崑山縣事襄陽鄭侯達

鄭選字叔通湖廣黃州府人父庸占籍襄陽而襄陽
令方以士不登籍為憂聞侯名召補博士弟子有聲
宣德乙卯登省錄第六人入太學選授盩厔縣知縣
撫字勤敏封父如其官尋赴部增秩景泰五年吳中
飢疫非常民食草木殆盡巡撫李尚書憂之請以六
品秩借侯知崑山侯至勾校濟農預備二倉盡耗鼠
雀就所存餘不能給貧民之半就給貧民沙塊藥結
凡不當賑數之半侯詣府請太守發貯庫折色銀兩
數萬分給諸縣樵濟饑貧則太守已造程潮襄侯曰

嘻吾故知崑山民無蓋藏而就其中稍贏者可勸也
則徒步溫諭中上戶得穀數千斛撤公府廢材神壇
樹木得薪億萬餘束煮粥糜日餉其負心者奉行勾
校皆有成籍侯又禮良鑿葛仲明俾董貧民疾疫免
死者無筭是秋腴田稍稔侯又念即民能復業如露
處何則又市竹架屋以居之又給種焉民相謂曰吾
曩者磔犬狗而食之賣其皮已甘麥查已甘草木之
根皮婦子牽挽乞于市且累七如囚暮隸鬼籍矣使
君寔生我使我父子兄弟相保也蓋崑自兵燹休息

之後及此又一再造云侯博涉經史禮下賢士嘗進
老儒龔大章沈誠學咨訪民間利弊又推轂教諭陳
登儒士周號俾有述于世始至之日有千夫長捕盜
殺人撫幕官倚勢作威皆請寘之于法不少貸既滿
考便趣裝上道請歸養當事者不允仍知崑山天順
二年閏二月二十八日患瘧七日卒進士鄭文康泣
而識之繼侯者京山唐素儀封楊謚臨海余機各有
傳不具載

河南布政使前知崑山縣事慈谿楊侯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縣人以成化戊辰進士選
知崑山事甫至縣即劾大猾數人笞掠無餘一縣凜
凜莫敢犯父老相與語使君故威嚴為務比白事必
問所便安日見和易間過民舍遇耕釣織紉種藝之
事及里塾子弟課誦之聲輒甚喜為言務本節用孝
弟力田之樂可永無慙見小學對課句讀必字解而
莊訓之或設方畧散楮墨以勸勤惰即窮鄉葦屋寒
暑無間邑諸生以菽請尤加獎資嘗愛柴京兆奇勸
令薄游以自廣京兆遍遊越西諸山歸呈其稿侯笑

曰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作史記豈虛語哉其私美士類多如此嘗捐俸葺夫子堂廟而餘以表彰先哲文墓賦詩弔古歎然無間獨不喜土木神像見則毀之撤其材為公署之用嘗語父老曰凡所為崇巫而事鬼者為其賞善而罰不肖也有吾在若等勉為善而已矣未滿考竟以憂去後補山西之高平調常熟舟過閩崑吏民擁馬首大譁願赴闕借任侯既治海虞又三年召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郎七年中憲官湖廣右叅議福建按察提學副使河南

右參政建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卒錫山邵尚書察為
侯亦朴侯性介直濟以寬和與人交能以量容以情
恕不能以辭色假故與交者無喜怒而有感愧云崑
民非利侯馬鞍山陽粗豆勿絕

監察御史前知崑山縣事開化方侯豪

方侯字思道浙江開化縣人正德戊辰進士選授崑
山縣知縣時吳中大水外隍與民舍相連弥望如海
祇朝廷徵發之令教讓有司侯詣府請繫曰非獨願
以身代計吾民不能舍令或者其有償乎被繫四十

三日崑民數千人環園土而泣莫可誰何侯乃就獄
草奏其畧曰天災流行世所時有然未有如此歲三
異之甚者臣豪代罪一方豈不知朝廷財賦仰給東
南誠倚東南莫如休養今日伏願渙發德音亟下漢
之減租之詔令魚蝦雜處之衆少延喘息倘來歲成
賦或可如常否者半飽魚腹半斃催逋是江南無民
而朝廷無江南矣奏入詔免蘇松常鎮嘉湖杭七郡
漕糧繫民之力也其明年春雨愆綿水妨耕稼會撫
臣行縣侯以徒步力請勸視使者志甚畧侯乃大譁

於這左陷入坎窞中老菲牽挽奔救哭声沸地使者
惻然改容為請于朝又得減半焉凡侯之勇于為民
類如此侯才思竒逸喜自負十二解聲律二十九為
崑山令旋以毋喪去其任其後徵入御史臺未久卒
平生不輕與人所師事者吾景端友事者黃河清其
在崑山獨折節吳中英秀甫所至皆有題詠魚箋鷺
素盡意揮洒為一時倜儻風流之冠然當時宦江南
稱勤事者又必以侯為首蓋己巳庚午之荒惟民有
口沒世不能忘云繼侯者餘杭施德禎志有傳

崑山縣知縣應城祝侯乾壽

祝乾壽湖廣德安府應城縣人嘉靖癸丑進士選知崑山時年二十七開敏流利通曉土俗所宜而緩急布之民安其教樂其惠先是島夷內訌由嘉興府窟穴松江之柘林川沙窪勢熖甚橫已潛入嘉定縣界未幾而有採陶港之敗陷軍殺將至三千餘人江南大恐是時侯已戒嚴繕城撥守稽察非常開納父老子弟之願入城堵共保疆隅者亡何賊猝至竹節戶涉三江口薄東關鼠跳蝟集遂遍滿山城下侯微服

乘城鼓衆作氣或望見村塢籬落有被虜蹂踐者輒
額天號哭躬率丁壯守堦若弱運瓦石揚灰沙晝夜
力守不怠而是時卿紳王任用朱隆禧孝燕婦有光
丁允亨秦霑多畫便宜助侯攻守庠生李龍伯徐倬
深夜縋出城上書赴援都司梁鳳持諍甚力又有諸
生潘蔚卿晉日亨陳淮等擐甲跨馬與賊接戰時有
斬獲侯稍上自堅亡何四月十三日賊薄西關潛避
板廠逼關下濡絮被裘之箭鏃不能入鎗斷聲動地
城不下者一薄板角聲滿天與婦女號慟聲相聞侯

衣短後手執金鉦鼓之莫可誰何顧見一老父指侯
曰但沸桐油襟廁穢熱下之虜可擒也侯如教試沸
油果得其渠魁號二大王者縛旌竿上射殺之令丁
壯雜噉其肉頃刻殆盡賊望見悲愴氣焰稍止哀止
公循城小憇土神祠睨其像則所見西關老父者也
遂上其事列春秋祀是為有唐將軍卜文超勝去祠
不十步蓋有將軍墓云按甲寅寇亂征兵幾半天下
諸將坐索金錢掩殺髡者為首功世廟震怒遂遣工
部右侍郎趙文華經畧東南其禍愈甚至逮都御史

張經叅將湯克寬瘦死詔獄至今言者雖互有得失
要之容兵之禍亦少概見矣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
提山東民鎗手声言揚兵詐坑斃者偽報俘斬倭八
十餘人採淘港之敗民鎗手自相蹂踐三千人無脫
者世廟卽軫念東南差訪甚急亦烏知其至是哉
田州土官婦瓦氏提東蘭南丹歸順等狼兵秣馬請
戰張經徒以其好利輕進抑之經遠而始有平望王
岡涇之捷亦文華與經意相傾奪微倖一決以刑其
短耳都司梁鳳分提一旅逗撓不進請餉請犒竟于

木不... 卷之...
不滿志而去所宰守土之吏如二府任環嘉定楊旦
崑山祝乾壽詎非鐵中之錚匕者耶侯既去崑山民
祀之土神祠右春秋勿絕既五十年黃岡樊侯題其
祠曰勝生且為之記其畧曰神效一日之靈令竭三
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而要之盡
瘁如疾斯亦千載一遭矣其後又十餘年侯與樊並
祀南山蓋新安商人某等謀祠樊侯奉侯像而義起
焉以知民之不能忘也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前知崑山縣事祥符王侯

王用章

王用章字汝平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以嘉靖乙丑進士選知崑山既抵縣趣吏抱故牘按所部田賦及諸奉行催督之籍周覽竟日嘆曰崑民不勝逞矣賦繁而役重焉如此哉即如上戶產易盡耳即民富豈能知錢穀出入之數而輪編縣總否者編軍儲總部十年之間其不蕩析隸尺伍者幾人耶于是詢謀父老曲筭其便定雇役之法清改兌之弊免儲總之後期年崑民大悅會撫臣畜頭糧長之議下侯喜曰賦

長其有賴乎凡吾所苦民之領賦者飛詭為甚蓋畝
甲有限而詭寄無窮故有一畝之內了無現田一甲
之中寂無丁戶巧者寄廩于鄉紳拙者勉替于公府
賦稅何得不詘小民何得不病耶然欲清飛詭必先
清畝甲之路乃下令嚴限推收攢造徵冊令主賣者
不苦原戶催徵主受者不至容戶影射于是七十二
區之田盡出而畝甲中各有人矣侯乃按畝照田戶
以編役按區照畝甲以撥運役均賦省民欣且有樂
業之慶云三年入計考上上時新鄭在政府頗以美

秩諷侯意欲他調侯謝不可曰吾不忍垂成于崑而卒去之夫豈不知東西南北應惟命哉政府卒從侯志而崑民大譁于當道者惟恐失侯既滿秩當遷則又謀請闕疏借于是執政者增侯秩或守常州治崑如故間一徃常州民又惟恐侯不早還崑也既七年召入為主客郎侯乃喟然曰嗟我故不能捉鼻忍息久藝折貴勢人前而我清夜料理治崑狀庶幾不負此一方民亟望廬而返賦詩飲酒不復談天下事有御史大夫以年誼求見者侯捉鼻謝之終不肯與世

接侯性謹敏搨管千言都下如河漢無極即勞心撫
字時不廢投壺雅歌都與宮詹王定鼎山人梁辰魚
為嘯歌管絃之歡常憇沈氏文筆山園徘徊輒竟日
曰吾崑山一片石乃為孝廉影占耶輒索酒飲之盡
醉乃罷侯所獎拔皆一時知名士初不識今中丞李
同考一見嗟異令就穆廟覃恩選果得雋侯大喜又
上舍顧允默名下士也方應秋闈試而臺責逋賦甚
急將加罪侯召其家督數之曰政若等敗乃公事有
我在無令即知挫其氣亟如約免耳蓋其天性憐才

如此侯晚歲舉三子廷樞廷棟偶至崑有老氓言頗
肖侯者邑人士擁觀之無弗掩涕又有結髦者持百
錢泣曰母亡留此錢囑某為致辨香報侯不意今日
得見公子也敢以請公子揮淚謝却之其人嗚咽不
勝而去時侯去崑已五十年次子廷棟天啓甲子河
南鄉薦侯祠在玉柱塔左邑紳朱熙洽李同芳支可
大徐應聘等建

南京太常寺卿前知崑山縣事邵陽劉侯應龍
劉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萬曆庚辰舉

進士第明年辛巳蒞任崑山時吳中大水庶民艱食
都相煽為盜公甫至便單車巡行勘視勞來不倦是
歲有秋民輸租狼戾黠弁蠶緣為奸利清亂斗斛務
以魚肉吾民旗軍恣胸臆白晝蠡起捽人于市倉猝
至公前公訶斥之不聽噴有煩言公怒縛旗軍召弁
平量而去伍僧震肅御史有入于弁劾奏公左袒賦
長幾開軍隙廷論直公無害時江陵當國清丈田畝
公白御史崑山自周文襄公清丈以來二百年間生
齒日繁民居稠密勢不可丈而田額固未嘗減于往

昔國賦如初不如勿丈便御史又劾之公又無害久
之召入御史臺四川道監察御史巡饒淮揚終南京
太常寺卿公為人辯爽有識力粹過非常都以色意
消之其為政務遂下而直上苟不便民必以身任其
責雖頓挫無悔在仕五年絕無餒也自見之政有諷
之興某利者輒笑曰吾居此遂久日惟除害不急何
利之能興與人語都恂也長者而告者之意色雖在
五臟之內萬里之遠皆知之一鄉紳謀罄其所不快
者為公指數其事茂也萬狀皆出之嘻笑間從吏甚

力公曰夫如是將自及紳慙沮而退蓋其敏而有度類如此丁亥公在北臺吳中復大水甚于辛巳公疏請甚力詔免崑山秋糧數萬人有見公京師者談欵委至無異家人父子或指其所御供具曰故崑山物也公既去諸生陳嘉猷張大復王安鼎俞良策陳期禎等先諸父老祠公馬鞍山下春秋祀勿絕

禮部主客司主事前崑山縣知縣曲周聶侯雲

翰

聶雲翰字搏羽直隸廣平府曲周縣人萬曆壬辰進

士除授崑山知縣侯長七尺容止軒七士民擁馬首
觀之已心懾侯又聽其議論敏辯酬答如流私相語
曰嚴父也然吾等可高枕卧矣既蒞事據業揮洒六
曹吏抱牘候押一無所闕說期年將編賦役侯按上
中下差列為三等覆閱戶籍坵畝則飛洒不可辨侯
曰凡所據役于官者為有田也戶清則田出田出則
役均乃為揔其戶履畝而校之自畝零以上至百千
萬計名虎頭鼠尾冊照冊編役自鄉紳學士優免外
一體輪當寂無諱者當編戶時見有僧田若干與民

田錯侯曰賦長催租于僧不虎狼耶則取僧田自為里甲相徵輸而又以其賦隸恤孤曰毋令此輩免賦長催更為兇軍魚肉也故事里甲在鄉謂之排年在城謂之坊長役等耳而坊長戒應上官一切帳具奔命煩費十倍排年侯曰嘻此令民弱者怨其故習而強者憑射為奸利矣則取庫銀自為帳具隸會計冊中以時修輯而責掌應于坊長遂制為令侯蒞事精敏至于纖悉莫不畢舉修繕城堦所度丈尺幾何磚灰木椿幾何役夫若干人工費若干繕損補葺移若

千件皆屈指籌之不握筭民以為神嘗有役捕盜者
戶田二頃餘侯問役若隸也而田二頃耶役以祖業
對侯笑曰即崑山之盜為若祖耳蓋其洞悉民隱巧
論事如此治崑四年野無吹葭之警戶無夜吠之虞
吏民相與語曰初以侯為風為雷者也而竟于為日
為雨若此哉前後所校士如燭照然嘗鑄上首弟子
課義十二人稱為必得之技侯甫離任而絡繹榜頭
者十得八九矣乙未召入兵部職方司主事有齷者
賣引金數百源淮涉河以例請侯笑曰故非辭例以

賣廉由憶在崑時曾弛鹽禁令若等不得志焉盍以
償若侯才大而見析繁清不自喜亦嘗自許吾于崑
即未能有利必興故欲無弊不革矣既官職方諸將
吏凜々救過不暇嘗病背疽與同侯官吳中者公安
袁宏道往訊之談說竟日亶々不倦偶及三吳水利
侯具言吳淞白茅諸要害處如指諸掌公安自謂弗
如云未幾告歸曲周卒

予告侍養崑山縣知縣黃岡樊侯玉衡

樊玉衡字玄之湖廣黃州府黃岡縣人細瘦骨立自

少有正己物正之志初以萬曆乙未進士知縣商城
首革保歇馬快之弊商民翕然顧化會鑛使憑陵侯
偃蹇不肯下直指憐侯才請移崑山或謂侯崑繁商
簡崑不可以商治治也侯笑曰自惟繁將治之以簡
既抵縣按故侯曲周續喜曰賴先官之義願為曹參
諸所為平賦均役通商惠工禮賓客肅曹吏者一視
曲周所劑量而緩急布之或自以其識力足成之崑
賦四十萬隱覆萬端侯勾校數日悉得其弊孔所在
不差毫髮或謂侯豈神人耶即開敏如曲周猶累月

得之侯笑曰吾豈異人哉吾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
其飛若干詭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十得二
三焉又証以徵逋之籍十得五六焉又詢之鄉紳又
試之胥吏十得七八焉君子曰仁哉樊侯細其念以
寧民侯坐堂皇治爰書祈繭擢絲必肖其物有告訐
者諭以禍福利害勸之息民不可則姑聽之又勸不
可則兩造而剖之無論勝者生色即受褫無怨曰侯
寔生我而我致死之也期年縣不知有事六曹吏相
約為字學多頽罷者又一年且不知有令間析一二

不逞之徒堂下呼唱而堂上朗誦華嚴經默証本
心不負矣庾子上計吏不持一錢往卒錄異等議召
入兵部武選司主事不果則又單車詣縣而縣治旁
賣漿屠狗之家充斥旁午侯笑曰若以樊侯不復
耶諸屠沽掩帘罷市街彈寂如初先是縣官責逋
賦甚亟奪長吏俸及崑崑逋可二十萬侯惻然曰
民逋賦時吾甫數齡耳今其人少者壯壯者老老者
死吾何愛數月俸遂忘此不可究詰之民哉止不役
民亦輸負恐後居頃之部又責舊編數千金侯又止

之隨計該縣節省銀兩照數補價民不知也有寄戶
長洲縣者叱其奴崑何得無此故知之侯病咯血嘗
請解既數日出事七則又周思故侯之釐草未盡者
已革復竄入者陽革而陰未然者如皂快之為燈夫
門役之為輿夫皆可為百世不易之法君子曰曲周
之妙賴侯守蓋愈守而愈通其變為不可易焉侯嗽
食日不過二噐不齋素則食二鷄子在崑六年未嘗
製一鮮衣接士大夫以禮撫百姓以誠信待諸文學
子弟有禮而不廢其情嘗被學使者檄令設門禁簿

稽諸生妄言事者侯笑曰故欲求士聞令過何以禁
為第署云求澹臺生以故當侯之世士頗知自重云
無何父吏隱公煒有疾時部議處侯吏戶禮工諸曹
郎矣侯亟上書臺司曰職年十六已遭虛損嘔血之
症杜門謝事者五年幸而愈又杜門如故者五年幸
而叨甲乙之科選除河南商城縣知縣調停鑛役前
病復發二十六年調赴今任事冗民囂病發益烈屈
指今日誠不自意妄以危困之軀遷延此地荏苒五
年此五年間自知罪孽如山徒以咫尺硯匕之守士

信民懷返巡歲月然而兩年之內職病益深無旬不
發時對客嘔血時伏案咯血此萬耳萬目所共知見
非權說也職早夜自思危如朝露而垂白在堂後嗣
未啓不覺骨悚毛豎顧戀積年之勞希尺寸之效牽
纏不能自決職則非人前月二十八日忽家僮樊守持
書來報職父陟患中風昏迷冷絕合家環哭未知所
為越一日復甦手足不復能舉語言模糊時閉目呼
職名職聞痛烈血湧如泉又家僮樊伴踵至稱父苦
狀多端病勢益猛晝夜號呼時問兒子到否偶寐片

時或履聲動搖即驚起曰二郎來矣尋知非是長嘆
悲哀蓋因職為諸生時杜門十年與老親周旋日久
故今苦上相憶職言至此肝腸寸絕血益騰湧此亦
左右僚屬所共憫惻更非飾說也就使此身堪殉鶴
肋忍心不念病父職之良心未盡泯滅其何顏面立
于天壤之間又况抱病有素心事如麻頃刻不能強
忍於繁劇者哉伏望鈞臺憐其萬不容已之情察其
必不可留之勢俯賜題請照例休致不勝感激候命
之至臺司覽書愕然曰及瓜代矣何斬絕乃爾耶亟

草慰留語纒上各數百言而侯又上書曰頃者以職
身病苦難堪之狀及職父委頓幾危之情輸痛具申
懇請休致原非貌言欺上謂必情真見允不意鈞批
下縣未蒙信許本月十六日又得第三家報職父病
狀漸篤旦夕間安危已不可料職本父病之人自家
報特聞肝腸屠殞至今病卧床間固已游魂幾絕非
復全生縣務如麻寔難供職切職父今年七十三歲
所傳中風之病手足偏枯寢食久廢起臥由人大肉
盡脫即幸而得延不過數月之間况造物操柄莫覺

莫知奚啻昔人所稱報劉之日短耶今望子來訣忍
死相呼職雖石人能不悲咽夫同類有難猶且饑不
及飡朋友見招尚欲奔走相赴况乎人子能堪斯恐
職遭此酷烈身不自保安得保此一官職豈不知量
移在邇垂成可惜無奈父之呼子聲是血子之憶
親日也如年情當至恻念不及此耳倘上人過為軫
念謂職四旬之強仕未登七年之微勞可念則顧處
職以乞恩改教之例姑留一線于異時以俟進退之
自決特准馳還于即日以全父子之至情不勝大頌

是日侯拜書即行吏民遮道留塵昏城巷中馬不得前乃乘夜逸發蕭然而奚奴舁一竹簾而去許觀吉顧謙聞等掃石麗澤門錫山高攀龍為之記又二年侯訃至崑小民巷哭如考妣捧土揭木逮特祠南山又建祠玉山絕頂水旱必禱于侯春秋之祀至今勿絕侯志在聖賢學求聞道嘗師事張離山先生緒食蘼蕪七越月慕尚海忠介自謂不可學絕囂離群獨與漢陽李若愚為氣類交而友視介弟玉衛其在崑山也王文肅公錫爵知侯特深嘗撫侯背笑曰崑民

肥矣如公瘦何既歸養則又題書於侯曰吾臺脫屣
一官寸綵不掛此不肖平生飲水知甘者第六年宦
橐不辦有祿養資清苦如此能不為太公作噉貧想
乃真學問矣蓋侯宰割一方江南士大夫爭先快觀
如景星鳳凰故其沒也海虞瞿汝稷以辰州守為侯
定嗣歸安茅瑞徵以知縣編志華亭董其昌以提學
建祠謚侯曰孝介先生兩地政績詳具侍郎郭正域
編修王衡志傳中

太常卿前知崑山縣事南昌王侯時熙

王時熙字緝甫別號止敬萬曆辛丑進士初選知河
南府靈寶縣靈寶古函谷地醇簡僻小不足展公才
用遂以三十二年甲辰移知崑山崑山當聶樊相繼
清風大略憂絕千古邑人士目矚公甚厚見公器度
岸偉磊落肝胆在外已心下之然一時無所試其才
平獄登賦奉兩侯約束惟謹民以寧一臺使檄下所
司得以便宜白事公條上官戶傾銷蟬口籍、噪公
公屹不動曰吾固不欲傳舍其官稍計長久乃諸大
夫不肯自為計耶已又檄下議領度支公持不可曰

虹霓鼻息無故且啖食吾民乃又傳之以翼領度支
乎囂吻頓息御史楊廷筠勅按蘇松先期送母還越
道經吳門有境外鄉紳抗御史郵卒者為所窘詐稱
崑山令御史以是恨公檄公典武試色意甚惡公坦
衷亮語無半吞復吐之節既旬日而御史色鮮出語
臺使周某曰崑山令大良何必減漢循吏其如負性
不能忍重驚老母公聞終不置一言辨也竟以御史
薦選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孝弟天性為政好古教化
而絕不能容其間者初在靈寶有兄弟爭產不肯

下露齒相狠如仇讐公察其人直人朴耳每受詞而人者輒匍伏泣訴更寒暑終不聽一日肉袒詣縣願相讓公笑曰若毋詐耶其人叩頭泣謝曰曩者赴郵亭以其情訴公見公執轡而迎其兄甚謹某等懷慙而還昨者郵亭之餞又見公兄弟臨風洒淚也吾獨非人哉公嘗以其事語崑之人曰吾終不願我獨為君子崑即去靈寶遠固是天壤間耳公性強記給事于庭者不下万指一見其後無弗識者或者謂公繼而侯起崑人目眈、矚公万端莫能間斯其風略直

通兩侯矣至其兄事沈應奎于博士尊禮張大復于
病瞽表彰孝子王安鼎順婦秦氏于獨斷皆有古循
良之風焉

崑山縣勸農丞蕭山金公華

金華紹興府蕭山縣人性慈和有質不與物俛仰正
統初選授崑山勸農丞先是崑山比歲不登華到任
時洪水為虐朝廷責所司踏勘秋成甚亟公奉臺檄
當往見民舍飄搖洪水間噉麥查襍蘼蕪煮食之公
終日流涕身行汚邪中自辰至酉都不肯嘗食寅長

議報薄熟公泣然曰民饑如此據所勘游青薄熟二
項儘以償賦猶不能當十之二三倘一旦司農填派
會計民能枵腹受鞭扑乎即長吏亦坐秋糧正折謹
矣不如報全災使僚長頓足曰公受檄則柰何公曰
吾寧以身當之猶愈于目擊吾民食麥查不給而襍
之蘼蕪也是歲竟得詔免秋糧如公所勘先是飢民
爭起為盜間井蕭條室家都不得相保及是稍乚安
其養生送死樂業如初未乚卒于官邑民為位巷哭
如喪考妣云

崑山縣勸農丞南樂石公肯構

石肯構直隸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歲薦選丞崑山骨
相道雅美鬚髯士大夫一見公輒相賀曰吾鄉水廳
多庶吏當又見石公耳公亦雅自重不顧自斲小之
居月餘廉得蠹猾根連株結窟穴不可究者五六輩
戮其狀扑殺之胥史震懼長吏不責其擅稱廉無害
云公嘗讀邑乘見宋丘與權簿水利崑山其畧云西
治小虞浦自嚴村至鰻鯉滾東治新洋江自朱澗至
清水港北治山塘自南山至于東浚諸注六十四浦

四十四塘若干自是陽城巴城諸湖濼首通田無汚
淤民不病涉公訝然曰吾北人不知其利若是乃請
長吏得以時勘視過諸港淺濇及岸塌不治者輒勸
佃戶自為之曰夫非若子孫利耶佃戶所不能給然
後聞長吏請官錢補助之而是時民方勤業歲卒有
秋故公得以其間潛修水利而民不知相視之日野
航掀舞港瀆間所供惟杞韭水蕤風雨蕭上欣然自
得性不飲酒一青布袍五年不易士大夫以禮際者
卽菜茹無所受亡何病死官舍僚長檢其橐不十金

還槐時送者數千人鄉民不時哭臨遂祔木主祀楊柳塘先生野鶴軒中

崑山縣勸農丞鄭陽李公三省

李三省號思東湖廣鄖陽人萬曆初以歲貢授吳江主簿考最陞崑山縣丞丞職水利而崑山頻年霖潦歲比不登公乘小艇自移米粟鹽醢循行阡陌間十九居外未嘗受民一銖一菜濕土豪市猶必叱辱之毋令得志胥吏窟穴能一上分別其利孔所在而平怒出之不以得情故沾沾自喜觀章韋帶常質子

錢家時大冢宰嚴清當計吏語人曰居官如李丞天
下豈復有墨吏哉亡何病死縣令劉應龍躬視含殮
顧見牀第無幃流涕竟日太常卿王世懋臨其喪嘆
曰天固不可問耶若人何為至此公在吳江常置一
竹兜出則舁之櫬還之日惟一徑持喪行竹兜外無
長物劉公從衆議奉木主祔祀楊柳塘祠

崑山縣教諭嘉興朱公冕

朱冕字士章嘉興人副方沉毅務以矩矱自律其身
造次顛沛未嘗簡率正統初掌教崑山公首定科條

一遵卧碑勅諭繩範後來不少假借朔望陞座令諸
生拱站班次拜跪排散講課之節諸生凜凜如在朝
廷稍不如儀必更序處為之常至日晏不肯撤而諸
生畏公羊采亦彬彬相應以聲律身度之學無敢譁
者月有課季有試雖晦明風雨寒暑非常不許後時
或夜闌燈燼必潛行號舍間嚴察勤惰或秉燭叩門
與諸生語析蘭擢毛標位精奧乃至烏啼月落意乃
大得數年之間學行璀璨高科輩起如張憲副和郎
中穆葉文莊盛鄭進士文康沈憲副訥孫秋官瓊夏

御史理瞿郎中恭安梁平定呈周東安恭布列中外
茂著勛勳無弗出公之門者崑山自開科置舉士有
矩度始基于陳公潛夫再振于林公鐘然皆風雅相
先文行相砥礪猶不免浮佻吊詭之習公至力刷之
士習又一丕變矣公嘗語諸生士先器識豈有身不
中度能為朝廷厚監標幟有述于世者乎公既歿百
餘年學者猶稱鹵菴先生談說其事凜凜也葉文莊
公嘗表其墓

南京光祿寺卿前掌崑山縣教諭事武進沈公

應奎

沈應奎字伯和直隸武進縣人萬曆辛丑以乙酉舉人選授崑山縣教諭人曰沈先生異人也足其才分固將經文緯武為海內雄如春風絳帳何先生至則督繩削墨進諸弟子提耳誨之原本德行講明經術然不肯小技制科義曰士人先資之信獨在于是諸弟子彬彬相應以溫密深至之文展采流葩題情煥發先生喜為設楚醴春韭相與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鑿上可見行事諸弟子退而各自得也癸卯之譁一

郡搶攘先生挺身慰諭蟬口頰瘖立脫無辜生若干
人說者謂大厦岌岌了不知震風鼓盪蓋先生明義
理切事情其于利害是非之界瞭如黑白人莫能干
之以私即懷其私說意欲徼倖于一試至先生之所
廢然返矣故曰擾觀量粹觀守惟先生近之有冒濫
生與其主閔而露刃敗者先有入于御史先生爭之
不能得急起解綬謝御史御史愕然疑為解人曰沈
先生脊如鐵此姑見其一班云而先生不自喜也退
而廉諸弟子之生無養者貧無葬者長無娶者舍館

無定者遷徙不能自致者孤童無怙恃不能自奮于
文學緒設方畧數捐貲以周之而是時南昌王侯雅
重先生相與修輯文廟祭器表彰先哲墳墓子孫亦
略殆盡先生曰嘻我故首宿簪下人耶為其事而已
矣乙巳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先生曰我嘗慕楚黃樊
孝介之治崑山後先不相值也孝介死而崑山民禱
祠之我欲為之繇代孝介因以通焉我朝夕對衛洗
馬庄故石天下奇石也挾之為友五年于茲故以此
自礪矣且別獨奈何為賦奇石歌一章樊公繇百章

而去諸弟子連袂遭延悃。若有失縣為罷市後以
國子助教出守裕州。招活流亡二十萬人。遷入白雲
司欽恤山東及遼。而返活數百人。後守汀州。諭散左
道數千人。所省巨萬。先生神明湛寂。事至立辨。助
教時已為福清所欽。矚引諮大事。而孫侍郎鑛鄒大
理元標劉翰林龜寧各相師友云。

論曰予嘗作名宦大傳。傳者七人。要舉所見聞之詳
最者言也。石南樂李鄭陽清風勁節不肯以丞貳少

志就所耳目斯何愧一筆哉附之傳後。

焉而令口碑濟山人間詳矣劉邵陽王南昌先後淪
沒其傳不可闕也蒟侯而後朱嘉興以諭顯金蕭山
以丞著凜、皆有開創之力矣予得採為傳合十五
人 高皇帝置郡縣設官屬縣有令有丞有簿有尉
學有諭有訓此數官者百姓之所以生成也崑山二
百年來其以令著名宦者十人外故有山陰馬文炯
宛平羅永年京山唐素儀封梅謚臨海余機餘杭施
德楨主簿南海王負通典史岐山韶夔皆不可沒而
寥寥、數語外無他考焉不敢妄溢為傳其布在人口

未立傳者則有正德鄧文璧嘉靖朱伯辰王應璧彭

富天啟蘓寅賓縣丞方鉉廉勁有為王養民漢陰人

事教諭陳則崑山人舉蕭引之明春秋周謨俊敏有鑒

史見周志吳宗周古雅君子宋茂時有碑吳敦本謙恭朴實

林輿以文學稱計坤亨章廷堅林士挺訓導陳潛夫

林鐘俱見季麓有文學修潔蔣貴達質直敢言張倬

通詩經周璵重學淳諱王儒確實溫雅陳諶篤實無

以險見張爵平易開爽士得禮張汝才有碑劉文正剛性

直以累楊汝諷蔣之芳堵應畿尚亦有待焉已嗟乎

士人砥行立名足可傳於世豈易哉而今泯泯無聞
乎又安在彰往而勸來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名宦傳

五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終